

四川古蔺太平镇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综述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六日】信仰自由是人类社会的普世原则。信仰、修炼，中华民族自古有之。几千年来，正信维持着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共邪党江氏集团逆天理、乱人道，迫害“真善忍”信仰、迫害修炼法轮大法的好人，违法违宪，公开剥夺中国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用暴力强权摧毁正信。

四川古蔺太平古镇位于赤水河南岸，幅员 104 平方公里，辖九个行政村一个社区 36000 多人。古蔺县政府、政法委、司法警察及太平镇政府、派出所、各街村的邪党徒追随邪党卖力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太平镇法轮功学员普遍遭到抄家、限制人身自由的骚扰迫害；普遍遭到被逼迫交书、被逼迫签字表态放弃修炼的精神迫害；普遍遭到经济罚款；有的现金、家庭财产被抢、耕牛被牵；多人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有的被多次拘留，多次判刑，多次非法拘禁强制洗脑；有的前后被判刑七、八年，有的在监狱被酷刑折磨致死，有的被迫害成精神病……古蔺县与太平镇的邪党恶人对当地的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一、集体炼功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地处四川偏远山区的古蔺县法轮功学员，多数得法时间不长，有的仅修炼一年或几个月，就遭遇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邪恶大迫害。

虽然修炼时间不长，但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太平镇的法轮功学员都有自己真切的感受和深刻的体悟。每个修炼人都可以讲出诸多各自得法修炼身心受益的感人故事来，以证实“法轮大法好”、证实法轮大法是伟大的佛法、“真善忍”是宇宙的真理。面对毫无理性的疯狂迫害，古蔺县法轮功学员多次以集体活动的方式证实大法、反迫害。其悲壮之举，感动了七乡八邻的百姓。而当地邪党政权机构冠以“人民政府”的名分，并没有在这正邪颠倒、民众蒙冤受难的非常时期体恤民情、体察民心。对当地法轮功学员所遭遇的不公正对待，以及他们合理的诉求，各级政府不但没有给予正确的理解、道义上的声援，及行政上的帮助，反而大打出手，伙同中共江氏流氓集团残酷迫害。

太平镇集体炼功遭迫害。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正值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中国大地风云突变、黑云压城的极端恐怖时期，古蔺数百名法轮功学员相约到太平镇政府前去证实大法，在太平镇长征大桥旁集体炼功。法轮功学员的壮举震惊了整个古蔺地区，极大的震慑了邪恶。太平镇邪党副书记周荣兴，太平镇政法委书记胡雪忠、派出所所长徐永仲纠集政府邪党人员罗应强（现任太平镇走马村支书）警察白世生、吴应华、熊永松、刘洪禄等，大肆



抓捕正在炼功的群众。参加集体炼功活动的太平镇法轮功学员有的被非法关押进太平镇政府；徐玉楷、宋光才、刘代群、熊永桥等等 20 多人被关进古蔺看守所，非法拘留 15 日；另有 10 余人被劫持到二郎镇洗脑班非法拘禁。邪恶认为法轮功学员李正灵是集体炼功的组织者，就将其非法劳教三年（李正灵被非法劳教三年，后判刑五年，二零零八年六月在德阳监狱被迫害致死）。

古蔺县城 7.8 事件

邪恶的迫害越来越猖獗，法轮功学员几乎人人被骚扰，一个不漏的被逼迫交书、表态、限制人身自由等等。二零零零年七月八日，古蔺各乡镇法轮功学员相约到县城集体上访，到县体育场集体炼功，证实大法，抗议迫害。这是继太平镇集体炼功活动后古蔺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又一次反迫害的集体活动。

二零零零年七月八日的头天晚上，古蔺县中共邪党政法委、“六一零”、县警察突然出动大批警察非法抓捕了七、八十个已经到达县城的法轮功学员。太平镇政府、派出所参与抓捕本镇的法轮功学员。经古蔺公安局恶警连夜审讯逼供折磨，第二天太平镇法轮功学员徐玉楷、宋光才、刘代群、魏正友等人被非法拘留，关押在古蔺看守所。刘代群被非法关押四十多天，魏正友被非法拘留了三十五天；徐克勤、罗正慧、杨敏、熊永桥等二十多名太平镇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太平镇走马村洗脑班非法拘禁，强制洗脑迫害。青年法轮功学员熊永桥在洗脑班上给参与迫害的人讲真相，恶警熊永松对他拳打脚踢，用竹板打，用皮鞋踢，打得熊永桥满地滚。

高笠村集体学法炼功遭迫害

太平镇法轮功学员不畏邪恶的迫害坚持集体学法、炼功，坚守自己的信仰与修炼的权利。在红色恐怖的高压下，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正气令邪恶心惊胆寒。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的一天，一些法轮功学员在太平镇高笠村集体学法、炼功，第二天，太平镇派出所所长徐永仲闻讯出动大量

警力去高笠村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行罚款。所到之处抢猪、牵牛；要现金、抢东西，放肆作恶。走马村的法轮功学员听到消息，去了二十多人声援，准备向参与迫害的人讲真相。走马村的一些老人和孩子也跟着去了。

他们刚到安家湾公路边，就被徐永仲所带的恶人拦路堵截，恶警对法轮功学员们发疯般的、不由分说的乱打，拳打脚踢，连女学员都不放过。有的被打得鼻青脸肿，被打出了鼻血；梅桂芬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恶警狠狠打了她两耳光。打人凶手有：罗应强、吴应华、白世生、徐克书、未和勇、王华、雷才刚。



一场暴力殴打后，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关进走马村小学。法轮功学员左胜文、罗国强、王元松、宋光才、罗吉芬、徐玉楷、刘代群、熊秀友等人被恶警绑架到古蔺公安局刑事拘留，而后宋光才被非法判处两年劳教；左胜文、罗吉芬、徐玉楷、刘代群、熊秀友分别被非法判刑三年、三年半、四年；梅桂芬等人被劫持到走马村洗脑班非法拘禁，洗脑迫害……

二、非法关押 非法罚款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三日，太平镇政府邪党徒紧跟迫害，特出台《太委发：[2000]17号》黑文件，下令对太平镇法轮功学员加强、加重迫害。

随意绑架、拘留

滥立罪名随意拘留成了恶人行恶最方便的手段之一。如宋光才于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参加太平镇集体炼功被非法拘留十五日；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以“违反社会团体登记”为由再次被非法拘留十五日；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二日又被以“利用会道门扰乱社会秩序”为名非法拘留十五日；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被以“破坏法律实施罪”刑事拘留……

刘代群的丈夫因妻子被抓时说了几句抵制迫害的话就被恶警打倒在地，铐上手铐，在走马村小学非法关押一夜，而后送古蔺县看守所非法拘留五天，还遭罚款一百元。

二零零零年九月，宋光才和徐玉楷等在家抄写师父的经文，恶警吴应华、袁端闯入宋家抢夺经文，并要把人抓走。法轮功学员要他们出示抓人的手续，气急败坏的恶警给派出所打电话。傍晚派出所副所长熊永松带领恶人、恶警罗应强、吴应华、白世生、刘洪禄、雷才刚，将宋光才和徐玉楷、陈朝芬、罗四兴绑架，并用手铐把他们铐起。当法轮功学员徐玉楷给他们讲真相劝善时，恶警刘洪禄不但不醒悟，带着仇视的目光，故意把徐玉楷的手铐往上提，徐玉楷的手铐陷进肉里足几公分深，疼得他汗珠直淌。

徐玉楷、宋光才、王从端、罗吉芬、王元松、熊秀友、刘代群等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就被非法拘留达六次之多，各被判刑或劳教一次。

非法罚款 入室抢劫

经济处罚是中共邪党迫害老百姓的毒辣手段之一。古蔺地区一直多自然灾害，百姓生活一直很贫困。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共红魔肆虐中华，政治运动不断，政策朝令夕改，令那里的百姓更是苦上加苦。假如哪个家庭要遭遇罚款等经济上的强制，那就等于是遭遇飞来的横祸，使本来就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而太平镇邪党恶人就采取恶毒的罚款、抢劫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经济迫害。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一日，太平镇派出所所长徐永仲，带恶警王华等人闯入徐玉楷家，抢劫他家稻谷作为非法罚款。六袋稻谷大约六百斤，恶警只估四百斤；二零零零年五月八日，以“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规定”为由，又对其罚款两百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因高笠村集体学法、炼功事件，太平镇政府与太平镇派出所邪党人员相勾结，合伙抢走徐玉楷家价值两千元的耕牛，不出示符合经济处罚的法律手续，也不开收条。庄稼人怎么能缺失耕牛呢？在这群恶棍恐吓、要挟、敲诈勒索下，徐玉楷的妻子不得不借债八百元将耕牛取回。

参与抢劫的人员：太平镇政法委书记胡雪忠、太平镇派出所所长徐永仲、副所长熊永松等。

二零零零年七月，太平镇政法委书记胡雪忠、派出所所长徐永仲带着七、八个恶人恶警，闯进宋光才家非法罚款。宋光才抵制迫害，告诉歹徒：你们对我们罚款是非法的，是不合理的。我们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我们无罪。一个叫王华的恶警威胁说：你再说，我就把你捆起、吊起！于是恶人恶警抢走了他家唯一值钱的贵重物品——一台二十一英寸的牡丹牌电视机。后来宋光才的女儿花两百元现金才将电视机取回。

派出所所长徐永仲多次带领恶人恶警入宅抄家，多次拿走宋光才的录音机、佛像和大法书籍；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因高笠村事件他们不仅刑拘了宋光才，还对其经济敲诈八百元。宋光才与其妻子徐克勤先后共被罚款一千两百元。

熊秀友因去北京依法上访等原因前后两次被非法抄家、非法罚款：夺走家庭中仅有的人民币现金六百元；抢走家中价值七千元的实物如腊肉，猪油，电视机，水牛等，只折抵三千三百元。价值七千多元的家庭财物与数百元现金，对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笔重金敲诈，足以使熊秀友家倾家荡产。（熊秀友前后被非法判刑八年半，二零零七年在德阳监狱被酷刑折磨致死）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李正灵参加太平镇“长征大桥”集体炼功活动，被贵州习水县醒民镇派出所、古蔺太平镇派出所恶警绑架，非法关押到习水看守所。习水公安局、醒民镇派出所及古蔺太平镇派出所，三家警方齐向李正灵的家属进行敲诈，各向李正灵家属索要八千元人民币（共计两万四千元），声称拿钱就放人。敲诈勒索未得逞，三天后便将李正灵劫持到贵州土城，非法劳教三年。

高笠村事件发生后，去高笠村声援的法轮功学员人人被罚款。刘代群被非法关押进古蔺看守所，恶人到她家罚款两百元，并牵走她家耕牛。家人凑了七百元钱才把耕牛赎回。刘代

群遭多次罚款。其丈夫被非法拘留还被罚款一百元，她本人被非法判刑三年的同时还遭罚款一千元。

王思文因从洗脑班被迫害回来后继续修炼被罚款七百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梅桂芬遭洗脑迫害还被罚款六百多元；罗正慧二零零零年五月遭洗脑迫害的同时被罚款三百元；二零零零年六月，杨敏在走马村遭非法拘禁洗脑迫害，遭受劳役折磨还被罚款一百元。

此外，遭到古蔺县太平镇派出所非法罚款的还有：陈明英四百八十元，徐玉明五百元，陈朝英四百元、姜宗惠两百元，徐玉芬两百元、徐玉先两百元等等。

三、洗脑班的迫害

中共邪党万分惧怕法轮大法“真善忍”真理。正信与真理会让这个无神论恶魔原形毕露，使它无法在世间立足，所以它不惜以非法拘禁的违法手段对法轮功学员施行强制洗脑。

二零零零年太平镇政府、政法委在走马村设置洗脑班。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被逼迫着“转化”，被逼迫着签字表态不炼法轮功。洗脑班参与迫害的镇政府邪党干部、派出所警察、政法委“六一零”恶徒对法轮功学员又是恐吓，又是威胁，还施行罚站、罚跪、鞭子抽打、捆绑威逼等等。青年法轮功学员熊永桥在洗脑班上讲真相，恶警熊永松对他拳打脚踢，用竹板打，用皮鞋踢，打得熊永桥满地滚。



二零零二年二月，太平镇派出所副所长熊永松带人将许多法轮功学员绑架到走马村洗脑班非法拘禁，进行强制洗脑迫害。一日，一、二十名法轮功学员到操场上集体炼功，太平镇派出所恶警吴应强

等赶来不由分说对炼功的法轮功学员一阵拳打脚踢。

派出所副所长熊永松、警察吴应华、恶人罗应强（现任太平镇走马村支书）、罗章庆（太平镇政府干部），还对被非法拘禁在洗脑班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奴役，烈日下强迫他们背沉重的砖块上楼修学校。被奴役的梅桂芬已是六十岁的老人。恶警、恶人吃羊肉、狗肉，把残汤剩水拿给法轮功学员吃，并把经济帐算在法轮功学员头上。太平镇法轮功学员刘代群、徐克勤、梅桂芬、杨敏、罗正慧等，在洗脑班里不仅遭精神与肉体上的迫害，还被非法罚款。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三日上午九时，古蔺县司法局罗某来箭竹乡洗脑班宣讲邪说，企图对法轮功学员洗脑。法轮功学员罗庆生站了起来对罗某说：请你休息一下，今天是我们师父的生日，我们要庆祝几分钟。恶人们当时罗慌了手脚，忙向县公安局电话汇报。恶人邓承楷紧紧抱住罗庆生的身体不让动。此时几十名法轮功学员立即坐下齐发正念，县里的恶警周强、雷才刚闻讯赶来，把宋光才和罗庆生毒打了一顿，然后把他们带去烈日下暴晒一个多小时。宋光才、罗庆生被中共邪党歹徒非法劳教两年。

四、非法判刑 制造冤狱

高笠村集体学法、炼功事件后，二零零一年五月，罗吉芬、徐玉楷、刘代群、熊秀友、左胜文五名太平镇法轮功学员分别被古蔺邪党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三年、三年半。

法轮功学员集体学法、炼功，依法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上喊了“法轮大法好”的口号，这都成了中共古蔺法院对他们判刑的理由。古蔺法院以“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对他们进行构陷。

根据信仰自由的普世原则，国家立法立宪尊重人权、保障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至今为止，国家的宪法从未有制定过关于法轮功是什么“教”，要取缔的法律条文，也从未制定过中国公民禁止修炼法轮功、

禁止信仰“真善忍”的法律条文。修炼法轮功，维护信仰，都是中国公民在正常社会里合法的、正当的社会活动，根本就不存在“破坏法律实施”的问题。

根据国家宪法之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有向国家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所以法轮功学员无论是个人在家修炼还是集体学法炼功，都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向国家机关讲清法轮功真相也是合法的。古蔺法院说法轮功是什么“教”、并给公民合法的修炼与上访扣上“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显然是不实的。

以上五名法轮功学员不服古蔺法院诬判，上诉到中级法院。上诉中他们进一步说明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正法，是真理，不是邪教；依法上访是合法行为并非法院所诬蔑的“滋事”，客观上并没有“扰乱社会秩序”，更不存在“破坏法律实施”的问题。

中共泸州中级法院不仅以×教的罪名栽赃法轮功，还编造了“国家依法取缔”的谎言来维持冤判。翻遍所有的现行法律，找不到任何一条要将法轮功进行取缔的法律条文，法院何来的“依法取缔？”依的是什么“法”？哪家的“法”？江泽民个人的意志、媒体的宣传、公安部、民政部的文件能代表法律吗？两高院的文件能冒充法律、代替法律、能作为对人判刑定罪的法律依据吗？显然是不行的。

但中共泸州中级法院抛弃了法律的尊严，置国法于不顾，选择了维护江泽民的个人意志，采取了以部门文件冒充法律的欺骗手段，硬是将这五名法轮功学员判刑，与中共古蔺法院合伙制造了冤狱，用罪恶的黑手将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推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

制造冤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有：古蔺县法院审判长赖旭刚、审判员张利林、陈强、书记员黄华；泸州中级法院审判长徐斌、代理审判员徐其虎、陈刚、书记员庄元勋。

古蔺太平镇遭冤狱被非法劳教、

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远不止以上五人，而且有的人被多次判刑、劳教，如：

◇熊秀友，男，二零零一年被判刑三年半；二零零五年被判刑五年；二零零七年被德阳监狱迫害致死。

◇李正灵，男，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被劳教三年，二零零五年被判刑五年。二零零八年被德阳监狱迫害致死。

◇王代先，女，二零零八年七月在浙江被绑架回古蔺，后被非法判刑七年，现已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左胜文，男，二零零零年被非法判刑三年半，二零零五年被非法判刑五年。

◇刘代群，女，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五年被非法判刑五年。

◇杨敏，女，二零零二年七月被非法劳教一年，二零零六年十月被非法判刑三年。

◇宋光才，男，二零零零年被非法劳教年，二零零五年被非法判刑三年。

五、冤狱中的迫害

被古蔺县政府、政法委、“六一零”、邪党公检法司及太平镇恶人恶警构陷遭非法劳教、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在冤狱中遭到非常严重的精神摧残与肉体上的折磨，有的甚至在监狱惨无人道的迫害中失去了生命。

熊秀友在德阳监狱被迫害致死

从明慧网获悉，古蔺太平镇法轮功学员熊秀友，男，六十三岁，于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提高思想境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后，熊秀友多次被当地恶党人员绑架、关押、强迫洗脑；熊秀友被古蔺县恶党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于二零零一年强行送四川德阳监狱迫害。年龄近六十岁的熊秀友，被恶警邱慎用乒乓球拍打，球拍都被打烂。

二零零五年一月，熊秀友再次被非法判刑五年，送德阳监狱迫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熊秀友被迫害致死于成都双流县警察总医院。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熊的



妻子得到熊秀友病危的通知，赶往成都双流警察总医院，一个自称是监狱里的吴科长说：“熊秀友不配合治疗致死，责任自负，所有费用自理！”

十二月十七日，熊妻与随去的亲属见到熊的遗体，发现左胸上有约长二十公分的伤口，问及情况时，被告知：熊因肺气肿十四日送双流警察总医院，十五日手术，十六日死亡。同时，亲属被德阳监狱威胁不准泄露真情。

从明慧网获悉，狱中知情人揭露，熊秀友认识到自己被恶警洗脑后写三书是错的，于是声明作废。于是狱方开始对他加重迫害。二零零七年，熊秀友被转到十监区，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恶警钟胜安排两个刑事犯“包夹”熊秀友。这两个刑事犯一个是被判死缓的杀人犯李家见，一个是贩毒犯朱勇，这两个刑事犯在恶警减刑的诱惑下，迫害熊秀友特别卖力，在恶警钟胜的唆使下，他们对熊秀友二十四小时监控，除了强制洗脑外，更对熊秀友随意打骂、体罚，不给饭吃，熊秀友被打的一身都是伤，不但有外伤也有内伤，经常吃不下饭，大小便失禁，身体瘦弱。可是监狱的恶警和当“包夹”的刑事犯没有一点人性，继续对熊秀友进行更残酷的迫害。

二零零七年冬天，德阳的最低气温在零度、甚至零下几度。而刑事犯

们往熊秀友身上一盆一盆的泼冷水，冷的熊秀友直发抖；每隔几天，刑事犯就要强迫熊秀友脱光衣服洗冷水澡，洗完冷水澡不准熊秀友穿衣服，逼他光着身子走四十多米回到监室，在监室，刑事犯仍然不准熊秀友穿衣服，连内裤都不准穿，逼他光着身子睡，而刑事犯还强行抽掉熊秀友床上的垫褥，只准他盖一床被子；这样，大冬天里，熊秀友只能光着身子睡在棕垫上，仅盖着一床三斤重的被子，

在德阳的冬季，年轻人都要垫两床棉褥、盖三床被子，更何况熊秀友



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且兼身上内外重伤……

熊秀友就这样被折磨的高烧不退，身体不停的抽搐，大小便失禁，全都拉在棕垫上。仅两个多月，熊秀友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吃不下饭，连稀粥都喝不下。狱警这才将熊秀友送监狱卫生院抢救，住院三天病情继续恶化，于是马上转成都双流医院，就在半路，饱受摧残的熊秀友停止了呼吸，死在车上。时间：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而德阳监狱谎称熊秀友死于肺结核。

想必，熊秀友在承受着残酷迫害的时候，在死亡前那极度痛苦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起他得法修炼的家乡，想起他家中共同修炼大法的妻子和儿子。可他哪里知道，年轻的儿子熊永桥遭受种种迫害变得神情恍惚。掩埋了父亲后不久，被太平镇警察强行送泸州精神病院关押至今。妻子魏正友因修炼大法做好人而被多次罚款、抄家；非法拘留；强制洗脑迫害，至今还承受着被中共邪党迫害的家破人亡的巨大悲痛。

李正灵在德阳监狱被迫害致死



李正灵，男，四十四岁，生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九日，四川古蔺县太平镇人。一九八三年于盐源武警部队转业

后，在古蔺县中药材公司（太平门市部）工作，家住古蔺镇东升街，后来下岗，在太平和贵州习水交界处开药店维持生计。李正灵于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身心受益。

古蔺公安局刑警大队长邹强带领六个恶警闯到太平镇，将李正灵绑架到古蔺看守所，邪党公检法于二零零五年将他非法判刑五年，扔

到德阳监狱迫害。

二零零六年李正灵的母亲与其妻子到德阳监狱探望，没想到，出现在她们面前的李正灵，面部肿的不成人样，插着导尿管，神智不清，认不得人。监狱仍称不准保就医。凄惨的母子相见、夫妻相见只有匆匆半小时。

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李正灵的母亲苦苦哀求才得以见到李正灵，这次见到的李正灵，双目已经完全失明，面黄肌瘦，由两个人搀扶着出来，据说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母子相见，二人泪如雨下。母亲向监狱提出保外就医，监狱指导员说李正灵“顽固”，不“转化”不行。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晚上九点三十分，李正灵的母亲接到监狱李正灵病危的通知，二十四号赶到成都双流警察医院，医院告知李正灵于早上五点半已去世了。噩耗把身心疲惫的母亲击垮了，母亲晕倒在地。在家人强烈要求下见到遗体时，只见李正灵全身被床单包紧，面部肿胀（变腐），看尸体时发现屁股上有褥疮，颈部有一小刀口，腹部一刀口，面部肤色不正常。

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初期，在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李正灵参加在四川与贵州交界的太平渡“长征大桥”集体炼功，被贵州习水县醒民区派出所、古蔺太平镇派出所恶警绑架，经济敲诈不成，将他非法劳教三年。在贵州清镇劳教所，李正灵遭受了各种酷刑迫害：关小间、超时高强度劳动、罚站、吊铐、毒打、电击等等。他坚定修炼不屈服，在身体被折磨的极差的情况下还被劫持到贵州监狱迫害，超期关押两个月才出狱回家。

宋光才狱中遭受的迫害

宋光才，男，二零零一年七月被恶警陈汉昭铐上手铐，强行送往四川省绵阳新华劳教所非法劳教迫害。在那里恶警利用、纵容在押犯人使用各种暴力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背叛“真善忍”信仰，即所谓的“转化”。宋光才坚定信仰拒绝“转化”，被罚站，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恶警刘兴

元强迫不“转化”的宋光才在烈日下长时间跑步。宋光才被折磨的体衰力竭无力再跑，恶警刘兴元却暗中指使两个犯人强行推着宋光才持续跑，在几十度的高温下，故意不给水喝。宋光才被折磨的连一口饭都吞不下去了，走进食堂就吐，后来连路也走不动了。

生命垂危的宋光才住进了医院。刚出院那天，门卫搜出了宋光才身上抄写的经文，杨姓的恶警指使恶人胡波把身体尚未完全康复的宋光才带去晾衣间暗审，追问经文是哪儿来的。宋光才说是从床头柜里得来的。恶人恶警不满，胡波就用拳头在他头上一阵猛击，继而又唆使犯人蒋大发、陈勇，各用一只拖鞋在宋光才的双腿和双手背处一阵乱打。打了半小时之后，宋光才的双手、双腿红肿，疼痛如火燎，吃饭、上厕所也要两个人扶着才能勉强迈步。

一天晚上，德阳监狱犯人白杰带三人闯入监室企图搜经文，宋光才被剥的一丝不挂，由此遭受人格的侮辱。

二零零七年过年后，监狱恶警涂扬明指使杀人犯曾宪明、杨颖，盗窃犯涂大财、王明理，对不写“三书”（即不放弃信仰，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加重迫害。不向邪恶妥协的宋光才遭到严重的迫害。他被长时间罚站，不准睡觉。在自己遭受迫害的情况下，宋光才不断给恶人讲真相劝善。他们不但不听，而且全然不顾宋光才六十多岁的高龄，变本加厉的使用九十度弯腰的酷刑折磨他。上了年纪的人做九十度的弯腰已经很难受了，恶人还用钢笔一端顶着宋光才的前额，一端顶着床边，在他疼痛难当无法承受的情况下，恶人还在一边又打又骂的折磨他。

刘代群遭受八年冤狱迫害

刘代群，女，一九九九年在古蔺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因拒绝所长要她下跪的命令被打耳光，还被戴上三十斤重的脚镣。刘代群遭当地政法委“六一零”构陷被投进简阳养马河监狱遭到残酷折磨：被强行罚站；十天就遭受了两次捆绳、吊铐的酷刑。

捆绳就是把拇指粗的湿绳子密密的缠满双臂，然后将双臂反扭在背后，一直捆到晚上。卸掉绳子又反臂悬吊在门上铐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洗脸都得别人拧毛巾，却还被逼迫出工做苦役。

刘代群还遭受到监狱超负荷的奴役迫害，如挑粪，满满一挑粪至少一百来斤；从山上背蔬菜到厨房，一背菜一百多斤重，而刘代群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超长时间做鞋，做鞋帮等……，有时因劳改营中队完不成生产任务，全中队的人被牵连遭体罚“栽秧子”（九十度弯腰直膝姿势），刘代群遭受多次“栽秧子”酷刑折磨。

杨敏狱中遭受的迫害

杨敏，女，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在家学法时，太平镇派出所恶警熊永松闯入她家中，强行把她押到派出所进行非法审讯，强行关禁闭一夜才放回家。第二天杨敏正在摆摊营生，几名恶警强令她收摊，把她绑架到了古蔺县公安局宣布劳教一年半，随后被劫持到四川省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迫害。在劳教所，恶人每天对法轮功学员强制“转化”强迫写“三书”，不写就罚面壁站立，关小号，有时站到深夜也不准睡觉。恶警队长张晓芳还用穿着皮鞋的脚踢杨敏的双足。

二零零六年十月，杨敏去贵州

省醒民镇讲真相，被当地林业员陞某构陷，当地派出所和太平镇派出所合伙抓捕杨敏，非法关进贵州省习水公安局，后将杨敏非法判刑三年，劫持到贵州省洋艾女子监狱迫害。在监狱里无论白天夜晚，一天二十四小时被监视，强迫看诬蔑诽谤大法的音像进行精神迫害。

六、执迷不悟的人还在继续作恶

从一九九九到现在，迫害持续了十四年。在法轮功学员十几年风雨无阻、坚持不懈讲清真相的努力中，广大民众、广大司法各部门人员已经明了真相，不再认同迫害，不再参与迫害。但遗憾的是古蔺太平地区还有部份不明真相的邪党人员执迷不悟的继续参与迫害。

法轮功学员徐玉楷，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判刑四年出狱后，在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八年之间，古蔺太平镇邪党坏人又将他绑架，劫持到古蔺县箭竹乡洗脑班进行迫害。参与迫害的恶人有雷利、夏传贵、陈某、徐克书、钟某等人。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日，徐玉楷在石屏乡讲真相，被恶人恶警非法拘留至八月二十七日；徐玉楷被古蔺县国保大队长刘强长期骚扰，没有行动自由。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邪恶之徒又对他作出非法“监视居住”的决定。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古蔺县政府计生办干部、法轮功学员胡彪二审开

庭，有北京正义律师出庭作无罪辩护。约十多名各乡镇法轮功学员到法院参加开庭旁听，警察刘强等人阻止，还质问他们到法院干什么？法轮功学员告诉他，我们是国家公民，难道人民的法院不准人民进去吗？法轮功学员一直被刘强监视，跟踪。徐玉楷上车回家，即刻遭到太平派出所绑架、审问。

二零一零年历经八年冤狱魔难的刘代群回到家后，当地恶人仍然不放过她。二零一一年三月三日，村长刘永华、村支书与镇政府邪党干部李光强强闯民宅，趁刘代群不在家抢走了她的大法书籍。二零一一年太平镇政府、派出所恶人恶警又把她从干活的地里绑架到黄荆老林洗脑班迫害十五天。

当年法轮大法弘传古蔺山区，有上万人得法修炼，太平镇修者众多。以上的情况，只是太平镇遭严酷迫害的冰山一角。古蔺太平镇法轮功学员遭到的各种迫害，以及李正灵、熊秀友的悲惨离世，熊永桥、王代先精神失常，古蔺县政府、政法委、六一零，公检法司，及太平镇政府、派出所警察等所有参与迫害的各类涉案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为祸乡民的黑手，对供养了他们的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善恶有报是天理。谁干了坏事都得偿还。特别是至今还在参与迫害的执迷不悟者，看看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再冷静的想想吧，是不是该悬崖勒马，停止迫害了？◇

联合国人权会议 加拿大再提法轮功受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人权会议上对中国人权进行审查。在三小时的会议上，近二十个国家的代表提出了中国人权的问题。加拿大代表再次提出中国对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宗教、信仰迫害问题。加拿大代表发言时希望中国政府停止起诉和迫害实践宗教或信仰的人，包括天主教徒、其他的基督徒、藏族人、维吾尔族人以及法轮功修炼者。

六月七日，加拿大主流媒体《环球邮报》披露今年二月，加拿大总理在宗教自由办公室正式成立时，谴责了中国的宗教迫害，包括对法轮功的迫害。◇



图：2013年10月5日，是乌克兰扎波罗热市的城市日，部份法轮功学员举行了讲真相活动，并就制止中共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进行广泛征签。民众纷纷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当天，该市官方网站，不仅上传了录制的有关法轮功学员的征签活动的视频，还配以大幅图片，以《在扎波罗热城市日呼吁反对中国的黑市器官移植》为题撰文，介绍法轮功学员征签的原因。◇